

无
非
由
◎ 著

她神秘地穿越，
竟莫名成了另一个时空的自己。
她天性散漫，随遇而安，
只喜欢吃睡二字。
不料一场帝王选妃的百花盛宴将她推向宿命的深渊。

此心 无垠 I

CIXIN
WUYIN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无
非
由
◎ 著

她神秘地穿越，
竟莫名成了另一个时空的自己。
她天性散漫，随遇而安，
只喜欢吃睡二字。
不料一场帝王选妃的百花盛宴将她推向宿命的深渊。

此心无垠 I

CIXIN
WUYIN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此心无垠/无非由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4

ISBN 978-7-5354-3665-8

I. 此… II. 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3598 号

责任编辑:程华清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三合广告

责任印刷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960 毫米×640 毫米 1/16

印张:38 插页:2

版次: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580 千字

印数:1-6000 套

定价:46.00 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穿 越	1
第二章 天京第一美	7
第三章 家 人	17
第四章 疑惑重重	24
第五章 静日生波	31
第六章 百花盛宴(上)	39
第七章 百花盛宴(中)	46
第八章 百花盛宴(下)	52
第九章 宝光寺	59
第十章 凌霄宫主	68
第十一章 情意暗生	77
第十二章 惊 梦	82
第十三章 情 动	88
第十四章 出 嫁	92
第十五章 非 烟	98
第十六章 进宫遇刺	103
第十七章 文 听	109
第十八章 围擒囚辨	116
第十九章 意难平	123
第二十章 计 外	130
第二十一章 真 相	136
第二十二章 宫闱之地	142

第二十三章	祸起边疆	146
第二十四章	落 胎	155
第二十五章	秋意浓	162
第二十六章	不知君心	172
第二十七章	夜 宴	177
第二十八章	隐 情	186
第二十九章	四晋侧妃	190
第三十章	争 宠	197
第三十一章	春熙月夜沉	205
第三十二章	落水问案	213
第三十三章	无 常	220
第三十四章	探 病	226
第三十五章	绝世之作	232
第三十六章	邀 宠	236
第三十七章	极乐香	244
第三十八章	旧事心伤	253
第三十九章	隐 蝇	260
第四十章	温泉誓	266
第四十一章	图 谋	269
第四十二章	九曲分岭阵	275
第四十三章	问 情	281
第四十四章	元 凶	287
第四十五章	搜 宫	292
第四十六章	王妃之殇	297
后 记 I		301
后 记 II		302

第一章 穿 越

夏日的教室，沉闷得令人昏昏欲睡。

教授在讲台上眉飞色舞：“其实宇宙空间为人类所知的只是极少一部分，令人匪夷所思的外星人和异度空间的存在，也并非绝无可能。”

我控制不住满脑子小星星，实在犯困。唉，都怪我昨晚熬夜看小说。

“哎，口水掉到地上了……”陈庆瑜捅捅我的腰，低声提醒我。我吓得一激灵，手中的书“砰”的一声，砸到前排男生的头上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紧张地四处张望，却见前面那位仁兄正拎着我的书，面有怒容。一见是我，他立即忍了忍，小声说道：“你的书不小心掉下来了。”

我的脸微微一红，尴尬地笑道：“谢谢！”

他呆了呆，竟然忘了说话。陈庆瑜翻翻白眼，我得意地朝她扮了个鬼脸，心想：这年头长得漂亮就是有优越感。正在高兴，周教授一根手指指住了我的鼻子，沉声道：“你，请上来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忍气吞声走上台去。周教授笑咪咪地看着我道：“这位同学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赔笑道：“我叫严希真，教授。”

“哦，严希真同学，今天这个话题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”

我一愣，心下不由得一慌，脑子飞快地转着，脸上则作出一副思考状。正在我犹豫不定的时候，一个男子的声音插了进来。

“教授，我倒有一点想法。”我抬头一看，正是刚刚被我的书砸中脑袋的那位仁兄。他面色温和，倒有几分帅气，此时正微笑地看看我，大声说道：“在优秀的影视作品里，对异时空的描述挺多的，我想这不仅是人类对未知事物的美好幻想，而且是人类把现实中无法达到或感受到的东西寄托在电影里了。至于这个异时空是不是真的存在，我想既然没有人能证明，那就只能猜测，既然是猜测，就不得而知其真实性了。”

原来是在讲一些神鬼不知的东西。我当下一振，笑道：“这位同学当真是个唯物主义者，不能证实的东西便是不存在的，其实在古代，人们也有很多东西无法解释和证实，但是它们仍然存在。所以，我倒是觉得……”

周教授看了我一眼，若有所思地道：“你觉得如何？”

我笑着道：“当然啦，我们现在的力量尚不能证实异时空是否存在，但不代表将来也不能。”

教授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，点了点头。

铃声响了，众人陆续离开教室。我路过讲桌时，一块黑乎乎的东西掉到了地上，原来是块牌子，书本大小，似玉非玉，似铁非铁，看上去很古怪。我好奇地拿在手中，那牌子像是被火烤过一样烫手。我大惊失色，眼前的东西仿佛都移了位，笼罩在一片热浪之中，教室瞬间变成了一座宫殿。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呼唤：“心璃，你不要走！”叫声越来越清晰，一股心痛的感觉弥漫全身。

四周热浪袭人，我周身都使不上劲，拼了命也发不出半点声音，只得死死抓住手中那块牌子，却见那块牌子不停地抖动，仿佛要脱离我的手。我大惊，直觉地抓着牌子不敢放手，手掌被震得发麻，过了半晌终于抓不住，牌子脱离了我的手，热浪顿时退去，眼前景象突变，我大汗淋漓，几近虚脱，却见陈庆瑜抓着我的胳膊，周教授拿着牌子，二人惊异地看着我。

我差点儿找不回自己的声音，强撑着坐起来，惊慌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陈庆瑜吃惊地看着我问道：“希真，你怎么了？刚才死命地抱着这块牌子，浑身发抖冒汗，怎么叫都不应，我们想把你手里牌子拿掉，你也不肯，吓死我了。你中邪了？”

“啊？”我抚着胸口喘气，看向周教授手中的牌子，惊道：“那个牌子，有古怪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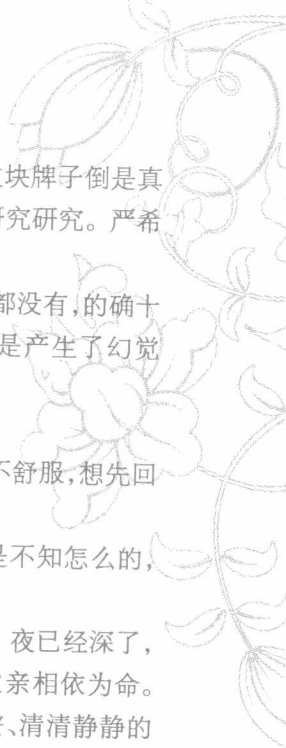
周教授看着手中的牌子，道：“什么古怪？你刚才……”

“我刚才拿着它，产生了……幻觉！这里变成了宫殿，热得要命，气都喘不过来！”

周教授下意识地看了看，奇怪地道：“没有啊！”

陈庆瑜伸手去接牌子，我大叫一声：“别碰它！”陈庆瑜愣了一下，却已然将那牌子拿在手中，她看了看，但并无异样。我呆了呆，心中不禁有些懊恼，难道刚才真的是中邪了？

陈庆瑜笑道：“希真，我看你是中暑了，才有幻觉吧！”



我有些不服气,正要分辩,周教授却接过牌子道:“不过这块牌子倒是真有些出处的,据说是古物,但没人知道它的来历,我也想好好研究研究。严希真同学,你以前见过这东西吗?”

我有点畏惧地看了看那块牌子,上面光滑得很,什么纹路都没有,的确十分奇怪。“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。真是奇怪,刚才我明明是产生了幻觉呀!”

周教授将牌子递给我:“真的有幻觉?不如再试一试?”

我吓得伸手一推:“不要!”匆匆拎起书包叫道:“教授,我不舒服,想先回去了。”说完一阵风似的跑了,也不管两人在后面怎么叫我。

回到宿舍,我把脑袋蒙在被子里,努力地想要睡一觉,可是不知怎么的,脑子里乱七八糟的,怎么也睡不着,白出了一身汗。

我气得从床上蹿起来,心中烦闷不已,便跑到楼顶去吹风。夜已经深了,月色十分清明。我想起了父亲,三岁时母亲去世了,我便和父亲相依为命。父亲性子清淡,待我宠爱有加,二十多年来,我们过着平平安安、清清静静的日子,我从来不曾像这般六神无主。

正在烦闷,却见陈庆瑜抱着本书跑过来。“哎,我们美丽的校花同学,我觉得今天的事没那么简单。我真的很好奇哎,你想不想解开这个秘密?”

“问题是,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开这个秘密!”

陈庆瑜从书中抽出那块牌子,递到我眼前:“再试一次!”

我吓了一跳,直觉地跳开来,好像那块牌子就是我的葬身墓碑。我连连摆手,牌子应声掉在地上。只见那牌子在月光的映照下,突然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,隐约闪现出一些纹理,像是文字。我不由自主地凑上前去,淡绿色的荧光中依稀闪烁着几点浅白的光。我吃力地辨认着,似乎出现了一个“心”字,我心中一喜,竟下意识地捡起牌子,仔细辨认着。

陈庆瑜见我突然将牌子拿在手中,吃了一惊。我喃喃念道:“心……璃……”话音刚落,那股熟悉的热浪瞬间袭来,周围的景象又发生了变化,这次出现在我眼前的,不是华丽的宫殿,居然是一座巨大的坟墓。我惊骇至极,四肢无力,口不能言,只能暗暗盼望庆瑜能将我手中的牌子快点拿走。我低头一看,手中居然不见了那块牌子,大惊之下,心中剧痛,只听见一个叫声越来越近:“心璃,你不要走……”眼前那巨大的坟墓突然变大,仿佛近在眼前,热浪一浪高过一浪,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呼吸,快要死去了,墓门突然洞开,黑暗将我吞没,我两眼一黑,终于晕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终于有了一点模糊的知觉,周围似乎很静。我努力地想要挪动一下身体,但是周身都不听使唤,胸口还隐隐有火烧火燎的痛楚,仿佛全身都散了架。

我拼命地睁开眼,这时,黑暗中有了一丝光亮,像是烛火。眼前还是很模糊,除了胸口的痛,那股灼人的热浪已经不见了。一个人影在我眼前晃了晃,发出一声尖叫:“三小姐醒了,快来人啦!”

我还没来得及反应,房间里顿时涌进三四个人来,每人手里都拿着一盏灯,将屋里照得透亮。我这才看清尖叫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小丫头,穿着绿色的长衫,月白的罗裙,绾了一个简单的发髻,扎着两条小辫,眉清目秀,分明就是一副古人的打扮。我吓了一跳,挣扎着要坐起来,小丫头连忙将我扶起来,口中不停地问道:“小姐,你可醒了,你要再不醒,府里都快要翻天了。你觉得怎么样?有没有哪里不舒服?”

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房门“砰”的一声打开,冲进一个人来,一把将我抱进怀里,口里不停地叫着:“璃儿,璃儿,你醒了,太好了,你终于醒了!”我被他这样抱着,胸口更痛了,喘不过气来,憋得脸都红了,忽听得先前那小丫头急道:“大少爷,你快放开三小姐,她快喘不过气了。”那人连忙松了手,我这才看清他的长相,浓眉大眼,五官英挺,此时却有些神情憔悴,正焦急地看着我。

他见我只是看着他发呆,不由得更急了:“璃儿,你感觉怎么样?你说话啊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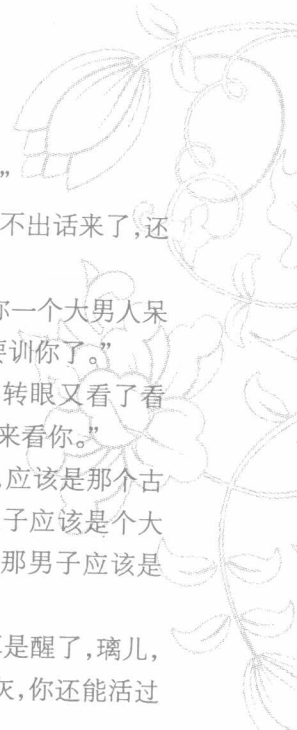
我张了张嘴,却发不出声音,只觉得喉咙火烙一般疼。心中一慌,我不能说话了?

屋里又急急走进两个人,前面由一位丫鬟掌着灯,后面跟着一位中年妇人,一见之下,我顿时一惊。这个女人看上去应该有三十多岁,却生得美艳动人、风姿妖娆。她衣着朴素,仅着一件月白衫子,发式也极为简单,没有任何饰物,一双如秋水般的眼睛,此刻却肿得像蜜桃一般,红得吓人,脸色极为憔悴,仿佛几夜没睡。尽管如此,却丝毫掩盖不住她的绝美风华。

两人直走到我床前,那中年美妇一把拉住我的手,眼泪劈里啪啦地往下掉。“璃儿,你终于醒了,不然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……”

娘?我吃惊地瞪着她,这美女居然是我娘!

中年美妇止住哭泣,转脸对我身边的男子道:“知秋,你三妹既然已经醒



了,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了,你也累了几天,赶紧回去歇着吧。”

那男子看了看我,道:“三妹身体尚弱,刚才我看她好像说不出话来了,还是赶紧请个郎中瞧瞧。”

“青荷已经去请大夫了,你守在这里也没用。夜已深了,你一个大男人呆在这里也不成体统,赶紧回房去休息吧,别让你父亲看到,又要训你了。”

那男子听到“父亲”二字,犹豫了一下,说道:“那好吧。”转眼又看了看我,似有不舍,低声对我说道:“心璃,你好好休息,大哥明天再来看你。”

我没做声。从醒来到现在,我总算有点清醒了,照情形看,应该是那个古怪的牌子起了作用,我应该是到了古代的什么地方来了,这家子应该是个大家庭,我大概是那丫头口中的“三小姐”,那中年美妇是我娘,那男子应该是我大哥。

正想着,那中年美妇抹了抹眼睛,叹了口气道:“唉,好歹算是醒了,璃儿,你这一次真是大难不死啊,谁也没想到,整个离音阁都烧成了灰,你还能活过来,真是老天保佑。”

我愣住了,烧成了灰?难道我是遭了火灾?想开口问,一张嘴,只觉得嗓子眼疼得厉害,发不出一点声音,急得只是拼命地喘气。

门口脚步声响,一个身着青色衣裳的丫头领着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这丫头生得明眸皓齿,一双眼睛仿佛会说话,见到我时由衷地一笑,快步走到我跟前,对着那中年美妇福了福身,清脆地说道:“奴婢青荷见过夫人,三小姐。大夫请来了。”

大夫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色,又替我把了脉,低声道:“三小姐这次受了惊吓,脉象虚弱,还需要些时日才能恢复,不过神志已清,并无生命危险,夫人可以放心。至于她不能说话,可能是被烟熏坏了嗓子,待我开些消毒调理的药给小姐,好好休养,过些日子就会好的。”

大家都松了一口气,门口突然传来女子的声音:“夫人,紫莲姐姐来了。”

门帘一挑,进来一个穿紫衫的丫头。只见她轻轻走到跟前,对着中年美妇福了福身,柔柔道:“奴婢紫莲见过夫人,三小姐可好些了?”

中年美妇道:“这么晚了,你不伺候小姐安寝,还过来做什么?”

紫莲轻声道:“二小姐不放心三小姐的伤,方才听到这边有动静,便打发我过来瞧瞧。奴婢见三小姐果真是醒了,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。”

中年美妇道:“璃儿没什么大碍,只是嗓子给烟熏了,大夫说休养一段时

间就没事了。你回去好好伺候二小姐，她这几天身子就没利索过，你们要当心些，去吧。”

“是，奴婢告退。”

我躺在床上望着房顶发呆，中年美妇的双眼死死地看着我，然后皱了皱眉头道：“璃儿，你好不容易才醒，却怎么好像不认识娘似的？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我呆呆地看着她，脑子里一片混乱，竟渐渐昏睡了过去，中途有人来给我喂药，我也一股脑喝了下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就这样昏昏然地一觉睡醒，天已经大亮。

中年美妇见我醒了，连忙唤过青荷把我扶起来，连声问道：“璃儿，你醒了，可觉得有什么不适？”

青荷笑道：“夫人，小姐现今说不了话呢，夫人不必担心，小姐昨儿夜里吃了药，这一觉睡到晌午，看上去脸色好多了，肯定没什么大碍的。”

我心想：这丫头倒是伶俐得很，不由得笑着瞧了瞧她，她立即轻声道：“小姐，你饿了吧？碧叶到厨房去了，今儿她亲自下厨做了小姐最爱吃的荷叶粥，一会儿就送来。”我转眼望着中年美妇，她双眼泛青，脸色疲惫，想来昨夜一定是守在我床前，不曾离开，我心中不禁有些感动。



第二章 天京第一美

我在床上躺了三天，总算恢复了些力气。听娘说，我是福大命大，离音阁烧起来的时候，烧塌下来的大房梁砸坏了门板，门板搭在书桌上，我则躲在书桌底下，呛了些烟，没被烧着，子默找到我的时候，我除了胸口上被灼伤了一块半指长的伤口以外，并没有其他的外伤。难怪我一直觉得胸口火烧火燎的疼，调养了几日，嗓子已经能发出声音了，只是说话还有些困难，但那胸口上，估计会留下疤痕。

这三天来我几乎没出门，不过来来往往的人可不少，我也把这一大家子的人认了个大概。这家姓阮，“我”这个爹一共娶了一妻二妾，正妻早亡，我娘桂盈月为妾室之一，现为阮家当家主母；膝下有一子二女，“我”排行第三，另二人乃正妻所出，与“我”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老大阮知秋便是头一天醒来看着我的那个男子，老二阮心瑜身体不好，一直病着，我没见着她。

屋里最常见到的就是我娘，还有青荷、碧叶两个丫头。青荷持重伶俐，懂得察言观色，碧叶天真烂漫，是个直肠子。还有些来来往往的小厮和小丫头我就叫不出名字来了。

这阮府里的主子，除了我爹和二姐，其他的人我算都认识了。至于那个大哥阮知秋，数他最紧张我，但不知为何，他看我的眼神过于炽烈，让我有些不舒服。

身体渐渐好了，行动已经没什么问题，我便整天琢磨着怎么才能回到我原来的那个时代。努力地回想当时晕过去之前的情形，觉得问题的症结就在那块牌子上，但是为何我到了这里，那块牌子却不见了呢？没有那块牌子，我怎么回去呢？

我心一动，示意青荷拿纸笔来。

青荷眼睛一亮，笑道：“对啊，只想着小姐不能讲话，忘了小姐可以写字了。”她迅速地将笔墨铺在桌上，殷切地看着我：“小姐，你想说什么就写下来。”

我拿起毛笔，心中暗叹，幸好小时候父亲老是让我练书法，要不然现在可要出丑了。遂在纸上写出：“我的脑子有些糊涂了，不太记得以前的事。现在是什么朝代？”

青荷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急声道：“小姐，你是不是摔到脑子了？如今是天垠朝啊！”

天垠？听都没听过。我心中一沉，难道是什么不知名的异时空吗？心念一动，接着写道：“那我爹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小姐你居然连这个都不记得了？老爷是当朝宰相，内阁首辅啊！”

我吃了一惊，官不小哇，看来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，难怪府里派头十足。

我连忙写道：“我失忆的事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”

青荷点了点头说：“是啊，要是夫人知道了，我们免不了又要受罚。小姐不用担心，可能是因为受了惊，脑子有些糊涂了，说不定过些日子就什么都想起来了。你要有什么记不清了，尽管问奴婢好了。”

我笑了笑，这丫头还真是忠心呢。

青荷见我笑了，不由得呆了呆，赞道：“小姐，你笑起来可真好看，奴婢现在总算明白什么叫‘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’了。”

听到这么高的赞美，我笑得更开心了。虽然本人有“校花”名号，但是被人如此直白地赞美，倒还是头一回。

青荷拿过一面镜子，手持梳子走过来，笑道：“小姐，我帮你梳梳头吧，你虽然这几天不能出门，但可不能糟蹋了这天京第一美人的名号。”

天京第一美人？谁？我吗？不会吧……

我看着镜子里的人，顿时大吃一惊！这几天一直躺在床上，竟然不知道自己居然长得这么美：光滑白皙的肌肤吹弹可破，两弯柳叶眉如烟似画，一双含情目明亮如星，一点朱唇如樱桃般甜美，瀑布般的黑发衬着标准的鹅蛋脸，足以令百花失色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倾国倾城的容貌是这样的。

青荷见我对着镜子发呆，不由得笑道：“小姐，你不会连自己的样子也不记得了吧？”

我勉强地笑了笑，心中却如一团乱麻。这镜子里的人和我本人虽有七八分相像，但是年纪却差了许多，看上去最多不过十四五岁。我好歹是个大学生，怎么在这儿成了未成年人了？古代女子差不多这个时候便要嫁人，嫁谁还由不了自己做主，我这一时半会儿的回不去，呆在这儿岂不是任由别人做

主？

青荷见我默然不语，道：“小姐在想什么呢？其实小姐真是仙人呢，那么大的火，居然都没有损到小姐容貌的分毫，大家都说，这是小姐有仙人护佑呢！”

我忍不住“扑哧”一笑，这丫头怎么说话语无伦次了，一会儿说我是仙人，一会儿又说我有仙人护佑，当真是紧张得过头了。

青荷见我笑了，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唉，也真是的，好端端的二小姐也病了，不然有二小姐陪着小姐，就不会这么闷了。默公子因小姐受了伤，保护不周，被老爷罚去思过，听公子也是几天不见人影，就我们几个笨丫头陪着小姐，难怪小姐会闷了。”

我好奇地看着她，不知她说的这默公子和听公子是什么人，难不成平时都在我身边吗？若是公子，就应该是男人，这大家闺秀难道还时时有男人陪伴？可真是奇怪了。

青荷见我一脸茫然，一拍脑袋，叫道：“哎呀，小姐如果忘了以前的事，想必也不记得默公子和听公子了。不过应该不会呀，小姐打小就和他们俩形影不离的，怎么会连他们也不记得了？”

哦，原来还算是青梅竹马，我立即在纸上写道：“那默公子和听公子是哪家的公子呀？”

青荷张大了嘴看着我，连连念叨：“小姐你真的不记得了？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”

“什么完了，几天不见，青荷你这丫头说话怎么连碧叶也不如了。”不知何时，门口突然多出一个人来。我心中一惊，他何时进来的，竟然全无声息。只见他全身素白，手持折扇，散发披肩，全然是一副翩翩公子的打扮。只见他眉目清秀，丰神俊朗，身形虽纤秀却是风华正茂，一双眼睛正含笑看着我。

真是一个帅哥，只是美得很中性。

他径直朝我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笑着问道：“小姐可好些了？这几天文听出府去办事，因为小姐一直昏迷，所以也没能及早通报，小姐不会生气吧？”

我连忙挣脱他的手，心中不禁诧异，这人也太大胆了吧，当着丫头的面就这样跟我亲近。就算长得帅也不能有特权吧，当自己是情圣啊？

他见我对他一脸戒备，不由得一愣，复又笑道：“小姐生文听的气吗？怪我没有守在你身边？小姐要生气也是应该的，等小姐身子好了，要怎么罚我都行，只是你刚刚才好些，别再气着自己的身子。”

我看了看他，转过身，不再理他。

他苦笑了一下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我走的时候，见小姐呼吸尚可，身上也并无大的伤口，想必子默救小姐出来时，必定是护了小姐周全，况且府中有这么多人照料，小姐定能醒来。只是我当时发现了些线索，不得不立即追查，所以才舍你而去。小姐……若要怪文昕，文昕愿意受罚。”说到此处，他竟有些卑微了。

我心中一动，他说话如此谨慎小心，全然没有半点大家公子的模样，难道是对“我”有情？但见他眼神坦荡，关怀之切，似有几分情爱之意，我真有些吃不准他究竟是什么人了。

只听得青荷急道：“昕公子，小姐不是怪你，只不过是……”

他就是昕公子？那个青梅竹马之一？

他转脸看着青荷，眼神中似有冷意，追问道：“只不过是……”

青荷看了看我，欲言又止。我对她摆了摆手，转身朝床边走去，一副送客的样子。青荷忙低声道：“昕公子，小姐身子不好，要歇着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明日再来。”

文昕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顿时有些冷漠，起身走到门口，回头道：“小姐既然不适，文昕就先告辞了，只是我与子默自幼便跟着小姐，现如今子默还在静心斋里，若是小姐还念着半点情义，就请小姐早点将子默放出来。”

我一愣，子默在静心斋里？那是个什么地方？听起来倒像是个监牢什么的。只是这子默又是什么人？听起来，好像是他救了我，既然是救了我，应该是有功了，怎么还会受罚？我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，回过神来，文昕已经不见了。

那天之后，虽然文昕日日都来问候，却对我冷淡了许多。我因为说话还不利索，无法好好地问清楚，只得见无人的时候问问青荷。我一心惦记着怎么才能回到我那个时空，可是不知该去哪里找那个奇怪的牌子。

我娘每天都过来，还说明南王就要进京，皇上让父亲负责安排此事，所以父亲总不得空来看我，但每天都会询问我的状况，他心里对我还是十分关心的，让我不要怪他。我平时里和心瑜要好，只是心瑜也一直病着，身子不好，所以也不让她过来。

我听得无聊，心想：我娘既然在府里是个主子，想必对子默的事也是知道的，心中一动，拉过她的手来，在她的手心里写了个“默”字。

“傻孩子，你担心子默啊？这次他虽然救了你，但害你身陷火场，昏迷了

几天,本也是他失职,所以你父亲才会罚他。”

失职? 什么意思? 我皱了皱眉。

我娘见状叹气道:“璃儿,娘知道你心肠软,见不得自己人受苦。文昕也托了司杞在老爷那儿说了几次,只是老爷这阵子忙,确实没时间来处理这件事。毕竟子默是你的人,要如何处置,你自己想清楚。”

我的人? 我的什么人? 下人吗? 不管怎么样,他总算是救了我,看来我还是应该为他尽尽心才对。

我当即做出一副身困心乏的样子,懒在床边,想要休息。我娘见了,便将屋里的人都遣走了。我单独留了青荷伺候,见人都走光了,让青荷将房门关了,取出纸笔来细细地问青荷。

青荷道:“原来是小姐真记不得了,我也觉得奇怪,自从小姐醒了以后,就没问过默公子和昕公子,他们一向跟小姐形影不离,虽说不是好得不得了,却也跟了小姐十年了,况且默公子救小姐出来的时候,好像也是受了伤的,按理小姐决不会不闻不问。”

我一惊,连忙写道:“子默也受了伤? 伤了哪里?”

青荷道:“这个奴婢也不是很清楚,只是听言公子说好像是受了伤。现在他在静心斋也快十天了,奴婢还真有些担心呢。”

言公子? 怎么又冒了个人出来。我觉得头脑发涨,继续写道:“文昕、子默究竟是我的什么人? 言公子又是什么人?”

青荷缓缓道:“小姐,这阮府里,每个主子都有文武公子护佑,文昕是你的文公子,子默是你的武公子。他们从小就跟着你,在这府里,论文韬武略、人才武功,谁也比不上他们。我听说啊,小姐五岁时第一眼看到他们便要了他们,可如今……”

我摆了摆手,继续指了指言公子。

青荷道:“言公子是二小姐的武公子,当时静气园着火,子言、子虚和子渊三位公子都在,为了救你,连老爷的武公子元丰都来了。”

原来如此,这家人还真是奇怪,每个主子都有文武二公子护佑,这样看来,文公子相当于军师,武公子相当于保镖了。有权有钱的人有个保镖不稀奇,只是人人都有军师就奇怪了。如果是男子,有个文公子当军师却也能说得过去,为了仕途前程,有个智囊总是好的。我一个女孩儿,要个军师有什么用?

心下正在疑惑,只听得青荷又道:“前几日昕公子去求了司杞公子几次,

希望司杞公子，哦，小姐，这司杞公子是老爷的文公子，他一向都喜欢听公子的。听公子求司杞公子给默公子说说情，可杞公子说老爷这几天忙，他也没办法。”

这一堆公子听下来，我已经两眼发直了，看来我想把这一大家子的人认完，恐怕得花些时日，不由得怀念起上课打瞌睡的好日子来。但一想到那个子默还在什么静心斋里，只得又强打起精神问道：“这么说要把子默放出来，只有去求我爹了？”

青荷道：“这个也不尽然，默公子是小姐的人，在这府里也只听命于小姐，但是这次默公子护卫小姐不力，害得小姐昏迷了好几天，老爷要罚他，别人也是没办法的。”

我心一动，问道：“你是说在这府里只有我能命令他？”

青荷道：“对，文武公子在府里可以算得上是半个主子，只有自己的主子才能命令他们，就算是大小爷和夫人，也不能罚默公子的。”

大小爷不能罚，但是老爷却能，看来所有的权力还是在那个老爷的手上。

青荷见我沉默不语，小心地道：“小姐，老爷平日里最疼小姐了，这次也是见小姐受了伤，才会大发雷霆，把默公子关进了静心斋。小姐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念在默公子拼了命救小姐出来的分上，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”

虽不知道那个默公子以前对我如何，但想到那么大的火，他居然都能把我救出来，也算是个忠心的人，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离开这儿，不如就做好事，先把他放出来再说。

我转念一想，写道：“你说在这府里只有我能命令子默，那如果我下令放他出来，可不可行？”

青荷惊喜道：“小姐愿意放默公子出来？那太好了，我还以为小姐在怪默公子，所以不愿意放他呢！”

我惊诧万分，听这丫头的口气，好像我还真有这个权力可以放他出来。可是人是老爷关的，我一句话真能顶用？

青荷见我脸色惊疑不定，笑道：“小姐不用担心，只要小姐愿意放默公子出来，只需要跟老爷说一声就行了。文武公子只听命于自己的主子，这是阮府的规矩，就算是老爷不愿意，只要小姐坚持，老爷也不能阻拦的。”

我心一惊，这个规矩可真是闻所未闻，难怪当日见到文昕，他对我并不似其他奴才那般唯唯诺诺，来我屋里也没有人阻拦通报，想来这府里的奴才是管不到他们的。而他大概是以为我不愿放子默出来，才对我那般冷淡的。